

“剪报”背后的记忆

■韩光

那几年每逢新兵下连,都被邀请回老连队为新兵授枪。他常讲:“不要怕吃苦,要把本领练强,确保在战场上打胜仗!”当我提出采访他,他却说:“我没啥,还是多写写现在的‘神枪手’吧。”

二

“突破锦州尖刀连”——八连,也是我所任连的一个连队。1948年10月,这个连年仅26岁的战士梁士英在总攻锦州的战斗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顶住爆破筒,炸毁了敌人的碉堡,为战友向前推进清除了障碍。总攻发起前,梁士英掏出身上仅有的钱交给战友,说:“我要是牺牲了,这钱给我交党费。”梁士英壮烈牺牲后,上级授予他“特等功臣”光荣称号,梁士英所在班被命名为“梁士英班”。每次连点名,最先点到的都是“梁士英”,官兵异口同声答“到”,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一年秋天演习,八连承担主攻任务。当战斗进行到第二天拂晓,“敌人”的两个暗火力点突然射出一道道火舌。不打掉暗火力点,就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夺占高地,怎么办?就在这八连战士突然加大火力攻击,同时几名战士像闪电一般从掩体跃出。随着一阵隆隆巨响,“敌”两个暗火力点灰飞烟灭……

演习结束后,我采访承担爆破任务的战士,他们自豪地说:“不要以为‘梁士英班’的战士才是‘梁士英’,我们个个都是‘梁士英’!”

我调到师里后,有幸见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郑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曾是“钢铁七连”司号员,后来从师政治部副主任岗位退休。

我第一次见到郑起时,他已经60多岁了,虽然个头不高,但体格健壮,声如洪钟。每年抗美援朝胜利纪念日,他都被邀请回老连队为官兵讲传统。

当年,郑起所在的志愿军第39军某团七连奉命夺取和守卫釜谷里南山阵地。他们的对手接连出动了飞机、大炮和坦克,炮火异常猛烈,但七连官兵始终坚守在阵地上,寸步不退。战斗从凌晨持续到上午11时,七连指导员和几名班长相继牺牲,连长厉风堂也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的厉风堂将自己的手枪与“把阵地牢牢守住”的任务,一起托付给了郑起。19岁的郑起临危受命,带领全连仅剩的十几个人顽强地打退敌人一次次猛烈进攻。随后,敌人又发起了第7次进攻。

当听到山下再次响起枪声,看着身边仅剩的6位战友,郑起知道,这次只能拼死一战了!

多年后,郑起依旧记得那一刻死守阵地的悲壮心情。危急关头,他无意中摸到了一直随身携带的军号。作为司号员,每到冲锋时,他总是第一时间跃出战壕,吹响号角。“这是最后一次了,也不能例外。”他忍着满身伤痛,抄起军号,艰难地站上被打塌的堑壕,挺起胸膛奋力吹响了冲锋号。没想到,听到志愿军的号声响起,快冲上山顶的敌军突然愣住了。短暂的几秒后,蜂拥而上的敌人立即调头飞快向山下逃去。郑起立刻敲鼓劲儿,接连吹了3遍。

“一把小号退敌兵”的战斗经历,就这样传扬开来。

三

那年,“神枪手四连”参加集团军

太行山印记

■李全明

“牙山五壮士”,出过著名的抗敌民兵英雄肖德顺、李振兴等。敌人一次次进山侵扰,山庄不知被烧了多少回,枣树都烧得扭曲了,房子也变成了废墟,但全村老少没有一个人屈服。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先后有7个抗日村长被敌人杀害,又有第8个村长站出来。军民凭借高山峡谷与敌人搏斗,与敌人周旋。山上有芳草,山下有树林,还有深不可测的大河和神秘的山坳,复仇的子弹就从里面射出去。

1939年10月,日军对北岳地区进行冬季“扫荡”。11月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在雁宿崖战斗中伏击歼敌500余人。4日,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亲率两个大队,由涞源县城向雁宿崖方向驰援。聂荣臻司令员彻夜守在电话旁,调动部队。7日,日军进入伏击圈,在黄土岭一带被军区主力及民兵、民工万余人包围。聂荣臻司令员命令部队当即发起攻击。战斗一天,日军伤亡过半。阿部规秀多次向驻扎在丰台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出求援急电。按照距离,驻在保定的日军第110师团距离

战场最近,日军桑木师团直接接到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驰援”命令,没敢耽搁,立即调集部队,火速增援。但是,日军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山——具体说,是依托高山阻击的八路军和民兵。

在黄土岭战场,八路军迫击炮连选择有利地形,炮弹准确命中独立院,阿部规秀倒在血泊中,两腿受了重伤,一块多角形弹片划开他的呢子军服,又划开他的腹部……重伤的阿部规秀听说桑木师团还没有赶到,像是一盏将要燃尽的油灯,让通讯官发了两封电报,一封是向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一封则是写给女儿的。他在给女儿的电报中说……吾有此次大难多因桑木师团长隔山观火,援军迟迟不前,尔等可联合吾生前好友去向天皇陛下控告桑木……

2013年8月下旬,为建设军史馆的事情,我再次沿着先辈的足迹走进大山,走进黄土岭。沿着旧战场,我踏着萋萋芳草走了很远。在校场山庄,有位老人向我介绍了当年的战斗情形。随即,我爬到半山腰,来到“名将之花”凋

抓住另一头纵身一扑,拽住了向下滑的向文……

巡逻执勤回来,向文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回房休息,而是独自站在哨所飘扬的五星红旗下,一个人仰望了许久许久。经历过巡逻路上的生死考验,向文好像突然明白了这身军装的意义。

他们所在的克克吐鲁克,在塔吉克语中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向文很纳闷,在这个氧气吸不饱、飞鸟看不见、寸草不生的地方,鲜花盛开在哪里呢?向文渴盼着春天来临,鲜花盛开,把这荒凉单调的山峦装扮得美一些。春天过去了是夏天,夏天过去了是秋天,眼看秋天也要过去了,向文也没有看见盛开的花。

“班长,不是说这里是鲜花盛开的地方吗?为什么来了这么久,我都没有见到一朵花?”那天,走在巡逻路上的向文实在忍不住,向马小龙提出了心里的疑问。

马小龙笑了,说:“这里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花,一年四季都开着,是你自己看不见!”

“一年四季都开着?”听了班长的话,向文愣住了。

“是啊,这四季都开的花,叫‘高原红’!”听见战友们的笑声,向文脸上那抹“高原红”显得更加艳丽了。

现在的向文已是一名老班长了,他也会像马小龙那样给新来的战友讲“克克吐鲁克”和边防连的故事了。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担架上(外一首)

■谢克强

因一场可恶的疟疾他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与另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人缓慢且沉滞,行走在一支缓慢沉滞的队伍里

经过湘江一战那从血里拔出的脚该向何处他不想听夕阳西下的哀歌即向另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提出困惑的疑虑然后将缜密而深刻的思考细细说给他听

我们病了,不能自己走路不得不躺在担架上行走可我们这支不知去向的队伍得走自己的路,不能再听不懂中国的洋人指挥

不提及远的往事只关心这次艰难的远征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几番交流,几番论争两个躺在担架上的人在来回的交流论争中,探求给受挫的中国革命治病

两架行在军中的担架缓缓,向遵义走近

山道

一盘盘山道,一盘比一盘高以曲折蜿蜒之姿态,一直蜿蜒曲折到云深处一双双不屈的草鞋,走在一盘一盘山道上

叩在道上的脚步震得道旁的树叶纷纷飘落而留在道上的脚印将什么是生命与信仰以及二万五千里征程的悲壮娓娓道来

昨日行走的誓言让皑皑雪山开满映山红而身体里与马一起嘶鸣的血使一座座让人仰望的山被他们踩在脚下

这会儿,翻过一段陡坡风中的红旗,仄仄平平狂草成最美的意象那位走在旗下的汉子风吹着他的长发,平平仄仄像旗一样漫卷

当他登上六盘山顶回首一望,骤然来了诗兴那一盘盘蜿蜒的山道不就是握在我们掌心的长缨么何时缚住苍龙呵

四望山(外三首)

■温青

四望天下,杜鹃红了山的怀抱中

遍布晨露与朝霞那是一片片烈士的热血哺育着漫山青花

历史一直生长在山坳总有一天会长高长大英雄的墓碑,就是四望山向着四个方向,望穿天涯一座山的姿势就是要赶路回家

山梁

山梁,是诞生英雄的地方他们都化身为悬崖了每一座,都面向自己的家乡

那些硬骨头已经扎根了他们在绝壁,昂首挺胸站成墓碑的模样

他们已经是高山了在另一个远方安居的亲人们内心里有着墓碑的方向

大别山麓的课堂

提纲挈领的部分是十万英烈赴死在战场细微之处是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

百年风云为贫瘠的山水披上盛装过程如此生动在每一个村落每一道山梁牺牲者都如花绽放百年大计中留有毛尖的清香

大别山上的月亮

千万里同一月光大别山的英灵都栖息在圆月之上他们守望的土地总有一片就是家乡

没有守护就没有牺牲没有故土就没有远方一枚圆月所饱含的情意就是一尊英灵对一条山脉的所有期望

黄洋界上

■姜华

有一个地名被岁月反复擦拭站在黄洋界上,一条残破战壕让我的嗅觉长出了翅膀炮台上,存留的火药味伴着垭口陡峭的风正在从山隘夹缝中突围让一场战斗,余音绕梁

走进简陋的布防工事,湖广方言传出的口令,正被密集的枪炮声压制战争的硝烟在山岗上弥漫、旋转我的记忆瞬间跨越时空暗夜里,我听到来自东方密集的脚步声

“秋收时节苍云愁,霹雳一声暴动”纪念碑上,一首西江月仍在吟诵时光早已转过身来当年那些扛枪领路的人纷纷在月光下走远我看到一个闪亮的名词矗立在罗霄山中,豪气不减当年



从事新闻报道工作16年,我积攒了10多个剪报本。可以说,我过去很多记忆,就是由一篇篇新闻稿件串联起来的。

一

老前辈新闻人的经验告诉我,每个连队都有“活鱼”,先进连队更是如此。当年我调到团政治处没几天,就听说“神枪手四连”在布展荣誉室,便匆匆赶了过去。

在荣誉室,我见到一位个头高大、身板硬朗的老人,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这个神枪手是副班长蒲纯惠,有一次,对距离150米的胸靶持续射击,他连打92发命中91发;接着是快速射击,在25秒钟内,发射20发子弹,命中178环。军首长当场立他为军里的‘神枪手标兵’。”老人边说边指着展板上另外几张照片,告诉身边人:“我的照片不要用这么多,不要突出我。”

看见那几张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均为“连长贾洪恩”,我断定眼前的老人应是1964年率全连官兵在全军大比武中赢得“神枪手四连”美名的连长贾洪恩。我忙上前说:“老连长,我想跟您唠唠。”得知我是团里的新闻干事,老人打开了话匣子:“部队中心工作就是抓训练,你从事报道工作,就要围绕训练写稿件,鼓舞士气。”贾洪恩是在副团长岗位上转业,的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一提起太行山,我心中就涌起一股柔情。从陵山到狼牙山,那一溜云雾中的高山,夹杂着我的依恋还有遐想。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入伍的,部队就在太行山脉的陵山脚下。这里人杰地灵,空气清新、草木无尘,苍松翠柏、青石如林,我常站在哨位上向远山眺望。那时,部队常有“助民劳动”,帮助附近的生产队抢收麦子。歌唱时,大家会与乡亲们一起坐在地头喝水、聊天,讲些关于山里的故事。

陵山与它两侧的姊妹山,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北岳根据地的边缘,晋察冀军区机关与晋察冀边区政府就驻在深山里面。日军每次从平原向山区“扫荡”,这里都是必经之路。当地军民一次次将企图“蚕食”根据地的日军驱赶出去。于是,这一列群山就成了战场。这里出过惊天地、泣鬼神的“狼

高原红

■胡铮

其被动对抗,不如主动选择……”马小龙还讲了边防连队的很多趣事和战友们的感人故事。

向文就这样听着、走着、想着,身旁的马小龙让他对边防有了新的认识。他感觉自己内心的某些东西被重新点燃了。

向文在变。工作学习由被动应付变为积极主动,每次巡逻执勤,他都快步走在前面探路。直到有一天,马小龙拍着向文的肩膀说:“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向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高原”。

那是向文生命中经历的第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那天中午,连队组织官兵上山巡逻,这是向文首次跟队上山。山高坡陡,积雪没膝,加上高寒缺氧,每走一步,大家的体力都消耗很大。行至海拔5200多米的山腰时,向文出现了高原反应。第一次跟队巡逻,他不想就这么认怂,便咬紧牙关硬撑着向山顶攀登。突然,他脚下一滑摔倒了,身体顺着雪坡往下滑,下方不远处就是悬崖。千钧一发之际,连长迅速扔出背包绳,旁边的战友抓住一头,连长

军营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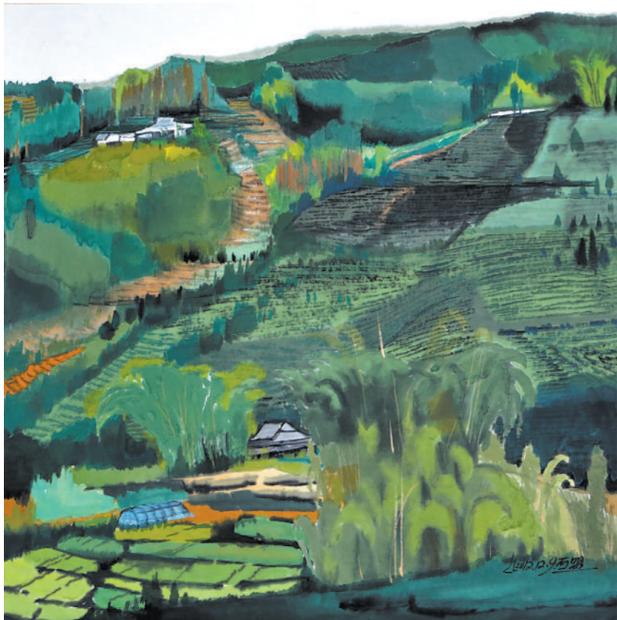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4月的帕米尔高原乍暖还寒,向文的心情却温暖如春。前一天,在海拔5350米的点位,在象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界碑前,指导员李建阳组织刚转正的3名党员,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向文也在其中。

铿锵有力的誓言,声声回荡在山谷间。鲜红的党旗旁,向文脸上那一抹“高原红”也格外显眼,那是高原边防军人独有的“勋章”。

那年9月,向文怀着当特种兵的梦想来到军营,一直到新兵下连,也没想过自己会走上海拔4300米的高原哨所。

来到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边防连队,向文心理上的落差不言而喻。很长时间,他都打不起精神。班长马小龙看出了向文的心思。他知道,这是每一个初上高原的新战士都会有的反应,需要时间的沉淀和抚慰。那天,马小龙主动找到向文,笑着说出了自己的秘诀:“与



彩云之南·翠韵(中国画)

李连志作



长征

第5235期

